

漢

書

紀

一

一

漢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祕書少監 顏師古注

漢

書

中華書局

漢書 線裝本（全二十冊）

〔漢〕班固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二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十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一九六二年五月滬型

開本：一四〇乘二五〇毫米 印張：四三八·六〇

字數：二，七〇〇，〇〇〇 印數：一，一〇〇，〇〇〇

書號：一〇一八·三四一 定價：四五·〇〇元



高紀第一

師古曰紀也

漢書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帝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

所避以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縣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

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師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師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謂老嫗為媪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

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

記好牙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隈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不期而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譌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以爲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班書此文爲正於彼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爲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新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相如既學慕簡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簡相如六國時起呂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訾讀與賞同音也口家財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

明帝諱故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呂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臨邛令繆爲恭敬師古曰日往朝相如相如

師古曰臨邛

師古曰

前漢書敘例

唐止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  
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  
服應曩說疎紊尙多蘇晉衆家剖斷蓋鈔蔡氏纂集尤  
爲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  
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  
喻胷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  
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  
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

王子侯年表第三下

漢書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

偽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師古曰王之孫亦得封侯居攝而愈多非其正

故弗錄師古曰王莽所封故不以爲正也旋踵亦絕悲夫

號諡姓名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天文志第六

補注齊召南曰後志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直曰馬續云此志續所撰也故晉志引凡天文以下五句

續云

漢書三十六

漢 南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凡天文在圖籍補注先謙曰續志星官之書自黃帝始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

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補注先謙曰開元占經引

氏中官廿氏外官巫咸中外官志中官外以東西南北四官為外

官也晉志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司名者三百二十為星

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

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

星以爲定紀張衡靈憲星數同隋志欽定儀象攷成後編測定恆

星大小分爲七等計一等十七星二等六十一星三等七十九星四等

百三十三星五等二百三十三星六等一百一十七星七等七十七

三星共三千八百三十三星道光甲辰重修續編測定一等十七星二



## 出版說明

一

漢書亦稱前漢書，班固撰。固字孟堅，後漢扶風安陵（故城在今陝西咸陽市東）人，生於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二年）。他的父親班彪字叔皮，生平好述作，專心於史籍。當時有好些人做過司馬遷史記的續篇，班彪都覺得不滿意，於是博采遺事異聞，作成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於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四年），班固回到家鄉，有志完成父業，就着手這部大著作，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後來有人上書明帝，告他私改國史，他因此被捕下獄，所有的書稿都被抄。他的弟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險，趕到洛陽去替他上書辨白，同時當地官吏也把他書稿送到京師。明帝看過了，覺得他才能卓異，就把他叫到京師，派他做蘭臺令史（事在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年）。蘭臺是漢朝皇家藏書的地方，有六名官員叫令史，他就是這六員之一。隨後他升遷為郎，典校祕書，明帝叫他把他那部沒有完成的書繼續做下去。從此一連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的中葉。

和帝永元初，竇憲出擊匈奴，以班固為中護軍，參與謀議。此後幾年，班固都在竇憲幕中。竇憲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就是班固的手筆。竇憲原是外戚，此番出擊匈奴

立了功，封了侯，威勢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裏的人也不免有仗勢欺人的事。有一次洛陽令种兢路遭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後，竇憲失勢自殺，賓客都遭拿問，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固死在獄中，時年六十一。

他死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作成，和帝命其妹班昭參考東觀藏書替他補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馬續幫助班昭作成天文志。所以這部漢書正如趙翼所指出，是「經過四人（即彪、固、昭、續）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的。

## 二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我國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樣按年月記事的史書，叫做編年體。至於用「本紀」序帝王，「列傳」誌人物的紀傳體，則創始于司馬遷的史記。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做「書」，漢書改稱「志」。一部漢書就是由十二本紀、八表、十志和七十列傳組成的。

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通貫古今，不以一個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則斷自漢高祖，止於王莽，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表、志也有不限於西漢的，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漢以前的人物，但這是個別的）。斷代為史始于班固，以後列朝的

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

班固在敘傳裏說「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那末漢書的自定本是一百卷。而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都作一百十五卷，唐志又說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庫書目提要僅云「皆以卷帙太重，故析爲子卷」，沒有說明那第一次被析出的十五卷和第二次被析出的五卷到底是哪幾卷。現在我們查出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題底下都有顏師古說明析卷的注文（武英殿本第一百卷的篇題底下漏脫了那條注），從此可知顏師古作注時析出的就是這五卷。今本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都有一個分卷，卷二十七有四個分卷，卷九十九有兩個分卷，一共多出十五卷來，那第一次析出的大概就是這一部分。漢書經過了一分再分，本紀就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列傳有七十九卷，這才是我們現在這部一百二十卷本漢書的面貌。

### 三

後漢書班昭傳說：「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又三國吳志孫登傳說：「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由此可見漢書是自始就認爲難讀的，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靈帝時代

(公元一六八—一八九)就有服虔、應劭等人替它作了音義。魏、晉、南北朝作漢書音注的人更多，到了唐初顏師古(公元五八—一六四五)作注，所徵引的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具見本書前面他所撰的敘例。

宋、明兩朝治漢書側重校訂，清代學者才並重釋義，成書也比前代多得多。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刊行，被徵引的專著和參訂者多至六十七家，在當時可說是集大成了。

#### 四

現在我們用王先謙的漢書補注本(下面簡稱王本)作為底本，分段標點，析出注文，可是只收顏注，不收補注。校勘記裏有時徵引補注諸家說，讀者欲知其來源，請參看補注本的序例。此外還有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窺管(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校勘記也徵引到它。

我們用來校王本的是北宋景祐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和同治金陵書局本(簡稱局本)四種本子。這幾種本子互有短長，但王本最後出，注中備錄諸家的意見，對以前各本的得失已經有所論證，所以用它作底本較為方便。

我們的校勘方法是不主一本，擇善而從。除了比較各本的異文，也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者之中，側重前者。前人的說法如果在版本上找不出根據，我們就不輕易信從。例如天文志的「中宮」、「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王念孫和錢大昕都說「宮」當爲「官」，但是我們查不出版本的徵據，而且本志上文明說「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王氏補注說「官如三公、藩臣，宮如紫宮、閣道」，可見官與宮各爲一事，不得混而爲一。所以我們仍存其舊文，沒有照王、錢之說校改。

但是也有本書沒有版本的徵據而在別的书裏可以找到旁證的，我們就根據旁證校改了。例如高祖本紀上「雍地定八十餘縣」一句（三八頁九行），各本都作「雍州」。王先謙說「州」字誤，當爲「地」。我們查了通鑑這一句正作「雍地」，而地理志裏也沒有雍州，我們就根據王說校改了。

我們用來互校的五種本子可以區分成兩個系統。王本自言「以汲古本爲主」，局本也自稱「毛氏正本」，所以汲古本和局本、王本成一個系統。殿本根據明監本，明監本根據南宋劉之間的建安本，這一條線往上通過宋祁的校本而連到北宋景祐本，所以景祐本跟殿本成一個系統。我們的校勘記裏以「景祐、殿本都作某」的形式爲最多，就是這一個緣故。

王本以汲古本爲主，它對汲古本非常忠實，但王氏仍舊「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詳載

文字異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點。王氏發見的文字異同詳載他的補注中。注文有兩種形式：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是」，又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不下斷語。凡是他用第一形式作注的地方，我們拿殿本的異文去對景祐本，往往彼此符合，而異文也往往比原文所用的字優長，因此我們就把底本原來的字用圓括弧括起來放在上頭，再把改正的字用方括弧括起來放在底下，同時在校勘記裏寫着「景祐、殿本都作某。王先謙說作某是」（其他各家之說可從的，也同樣處理）。至於他用第二形式不下斷語的地方，我們拿殿本的異文去對景祐本，往往不合，倒是底本原來的字跟景祐本相同，我們就照底本不改動，也不提殿本的異文。這就是我們校勘本書的一般方法。此外，校勘記裏也有說「景祐、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說「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說「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單說「景祐本作某」或是「殿本作某」的，讀者可由我們的一般方法推知其意。

我們不僅校字而已，同時還校正舊注的句讀，例如卷一上的校勘記一〇頁四行和卷七的校勘記二二三頁一行。

這個本子的標點符號使用法和本局出版的標點本史記大體一致，只有一點需要說明，即遇有含義複雜的名詞，我們或者標專名線或者不標。例如「三輔」，作為地名用就標線，

作爲官名用就不標。又如「后土」，用於一般意義的「祠后土」就不標線，用於專指汾陰后土祠的「汾陰后土」就標線。再如「拔胡將軍」、「度遼將軍」、「貳師將軍」、「因杆將軍」之類，因胡、遼、貳師、因杆已經失去專名的原意，都不標線。

這個本子是西北大學歷史系的同志們分段標點的，經傅東華先生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記，難免有不妥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六〇年七月





# 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疎、索、尙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胷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摧。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

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二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扁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備，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尙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卽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祗，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

耳。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

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

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撰荀悅

漢紀音義。

# 漢書目錄

漢書卷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一
漢書卷一下	高帝紀第一下	四九
漢書卷二	惠帝紀第二	八五
漢書卷三	高后紀第三	九五
漢書卷四	文帝紀第四	一〇五
漢書卷五	景帝紀第五	一三七
漢書卷六	武帝紀第六	一五五
漢書卷七	昭帝紀第七	二二七
漢書卷八	宣帝紀第八	二三五
漢書卷九	元帝紀第九	二七七
漢書卷十	成帝紀第十	三〇一
漢書卷十一	哀帝紀第十一	三三三

漢書卷十二 平帝紀第十二……………三四七

漢書卷十三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三六三

漢書卷十四 諸侯王表第二……………三九一

漢書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四二七

漢書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四八三

漢書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五三七

漢書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六三五

漢書卷十八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六七七

漢書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七三一

漢書卷十九下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七四五

漢書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八六一

漢書卷二十一上 律曆志第一上……………九五五

漢書卷二十一下 律曆志第一下……………九九一

漢書卷二十二 禮樂志第二……………一〇三七

漢書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一〇七九



漢書卷二十四上	食貨志第四上	一二七
漢書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第四下	一二九
漢書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一八九
漢書卷二十五下	郊祀志第五下	二四一
漢書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二七三
漢書卷二十七上	五行志第七上	一三五
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一三五
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一四五
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一四一
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一四九
漢書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一五三
漢書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一六〇
漢書卷二十九	溝洫志第九	一六五
漢書卷三十	藝文志第十	一七〇
漢書卷三十一	陳勝項籍傳第一	一七五

漢書卷三十二 張耳陳餘傳第二……………一八二九

漢書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一八四五

漢書卷三十四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一八六一

漢書卷三十五 荆燕吳傳第五……………一八九九

漢書卷三十六 楚元王傳第六……………一九二一

漢書卷三十七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一九七五

漢書卷三十八 高五王傳第八……………一九八七

漢書卷三十九 蕭何曹參傳第九……………二〇〇五

漢書卷四十 張陳王周傳第十……………二〇二三

漢書卷四十一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二〇六七

漢書卷四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二〇九三

漢書卷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二一〇五

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二一三五

漢書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二一五九

漢書卷四十六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二二九三

漢書卷四十七	文三王傳第十七	二〇七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二二二
漢書卷四十九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二六七
漢書卷五十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三〇七
漢書卷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三三七
漢書卷五十二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三三五
漢書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二四〇九
漢書卷五十四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二四三九
漢書卷五十五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二四七一
漢書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二四九五
漢書卷五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二五三九
漢書卷五十七下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二五七七
漢書卷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二六一三
漢書卷五十九	張湯傳第二十九	二六三七
漢書卷六十	杜周傳第三十	二六五九

漢書卷六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二六八七

漢書卷六十二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二七〇七

漢書卷六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二七四一

漢書卷六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二七七五

漢書卷六十四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二八〇九

漢書卷六十五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二八四一

漢書卷六十六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二八七七

漢書卷六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二九〇七

漢書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二九三一

漢書卷六十九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二九七一

漢書卷七十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三〇〇一

漢書卷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三〇三五

漢書卷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三〇五五

漢書卷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三一〇一

漢書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三一三三

漢書卷七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三三五
漢書卷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三三九
漢書卷七十七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三四三
漢書卷七十八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三七一
漢書卷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三九三
漢書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三三一
漢書卷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三三一
漢書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三六九
漢書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三八五
漢書卷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三四一
漢書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三四三
漢書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三四八
漢書卷八十七上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三五三
漢書卷八十七下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三五七
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三五九

漢書卷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三六三

漢書卷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三六五

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傳第六十一……………三六九

漢書卷九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三六七

漢書卷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三七二

漢書卷九十四上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三七四

漢書卷九十四下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三七五

漢書卷九十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三八七

漢書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三七一

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三九〇

漢書卷九十七上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三九三

漢書卷九十七下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三九七

漢書卷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四〇三

漢書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四〇九

漢書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四〇九

漢書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四二四九

漢書卷一百上 敘傳第七十上……………四二九七

漢書卷一百下 敘傳第七十下……………四三三五





# 漢書卷一上

##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二〕姓劉氏。〔三〕母媪〔四〕嘗息大澤之陂，〔五〕夢與神遇。〔六〕是時雷電晦冥，〔七〕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八〕遂產高祖。

〔一〕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二〕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三〕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爲劉，因以爲姓。」

〔四〕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卽理而言，

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五〕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六〕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

〔七〕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八〕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一〕美須髯，〔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四〕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五〕為泗上亭長，〔六〕廷中吏無所不狎侮。〔七〕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八〕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九〕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一〇〕

〔一〕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額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二〕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髯音人占反。」

〔三〕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鬚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四〕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

〔五〕應劭曰：「試用補吏。」

〔六〕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七〕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

〔八〕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

〔九〕如淳曰：「讎，亦售也。」

〔一〇〕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一〕縱觀秦皇帝，〔二〕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三〕

〔一〕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徭，古通用字。」

〔二〕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

〔三〕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單父人呂公〔一〕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二〕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

賀。〔三〕蕭何爲主吏，〔四〕主進，〔五〕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六〕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七〕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八〕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九〕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一〕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二〕酒闌，〔三〕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四〕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五〕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六〕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七〕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八〕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九〕

〔一〕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

〔二〕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

〔三〕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四〕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五〕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齎，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齎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六〕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

〔七〕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豉（也）〔反〕。」

〔八〕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在反。」

〔九〕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

〔一〇〕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臥反，次下亦同。」

〔一一〕師古曰：「詘，曲憐也，音丘勿反。」

〔一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一三〕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一四〕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一五〕師古曰：「息，生也。言己所生之女。」

〔一六〕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

〔一七〕師古曰：「卒，終也。」

〔一八〕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

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

高祖嘗告歸之田。〔一〕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二〕老父相后

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三〕相魯元

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

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

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五〕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一〕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日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馨。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馨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二〕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

〔三〕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

〔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

〔五〕師古曰：「誠，實也。」

高祖為亭長，乃目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一〕時時冠之，〔二〕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三〕

〔一〕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章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章說失之。目，古以字。籜音托。」

〔三〕師古曰：「愛珍此冠，休息之暇則冠之。」

〔三〕師古曰：「後遂號爲『劉氏冠』者，卽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卽此冠。」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二〕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三〕到豐西澤中亭，止飲，〔三〕夜皆解縱所送徒。〔四〕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五〕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六〕夜徑澤中，〔七〕令一人行前。〔八〕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九〕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一〇〕欲苦之，〔一一〕嫗因忽不見。〔一二〕後人至，高祖覺。〔一三〕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一四〕諸從者日益畏之。

〔一〕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

〔二〕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爲名。」

〔四〕師古曰：「縱，放也。」

〔五〕師古曰：「逝，往也。」

〔六〕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七〕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

〔八〕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

〔九〕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一〇〕師古曰：「謂所言不實。」

〔一一〕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答。答，擊也，音丑之反。」

〔一二〕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

〔一三〕師古曰：「覺謂寢寐而寤也，音功效反。」

〔一四〕應劭曰：「負，恃也。」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馱當之。〔一〕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二〕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三〕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一〕師古曰：「馱，塞也，音一涉反。」

〔二〕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秦二世元年〔一〕秋七月，陳涉起蕘，〔二〕至陳，自立爲楚王，〔三〕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四〕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五〕「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六〕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七〕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八〕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

〔一〕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

〔二〕蘇林曰：「蕘音機，縣名，屬沛國。」

〔三〕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四〕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五〕師古曰：「曹參爲掾，蕭何爲主吏。」

〔六〕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

〔七〕師古曰：「劫謂威脅之。」

〔八〕師古曰：「噲音快。」

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一〕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二〕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三〕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四〕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並起，〔五〕〔令〕〔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六〕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七〕不能完父兄子弟。〔八〕此大事，願〔吏〕〔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九〕後秦種族其家，〔十〕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十一〕高祖乃立爲沛公。〔十二〕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十三〕而擊鼓旗。〔十四〕幟皆赤，〔十五〕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一〕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

〔二〕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

〔三〕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

〔四〕師古曰：「完，全也。」

〔五〕師古曰：「擾，亂也。」

〔六〕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七〕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八〕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

〔九〕師古曰：「就，成也。」

〔十〕師古曰：「誅及種族也。」

〔二〕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三〕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四〕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五〕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卽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爲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爲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六〕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卽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二〕自立爲齊王。韓廣自立爲燕王。魏咎自立爲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三〕秦將章邯距破之。〔三〕

〔一〕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

〔二〕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十一年十月，〔一〕沛公攻胡陵，〔二〕方與，〔三〕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四〕二日，

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五〕走至戚，〔六〕沛公左司馬得殺之。〔七〕沛公還軍亢父，〔八〕至方輿。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爲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九〕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一〇〕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一一〕及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一二〕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

〔一〕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卽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爲「德水」，十月爲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爲歲首。」

〔二〕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爲胡陵。」

〔三〕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

〔四〕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實一也。」

〔五〕如淳曰：「秦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

〔六〕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

〔七〕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

〔八〕鄭氏曰：「亢音人相抗答，父音甫，屬任城郡。」

〔九〕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爲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

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爲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

〔一〇〕師古曰：「封爲侯，因令守豐。」

〔一一〕蘇林曰：「雅，素也。」

〔一二〕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一〕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二〕在留。〔三〕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四〕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五〕屠相，〔六〕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七〕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八〕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九〕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一〇〕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一〕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二〕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爲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

「凌人秦嘉」，然卽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郟，號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

「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爲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爲君。」

〔三〕師古曰：「留，縣名。」

〔四〕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五〕如淳曰：「巨，章邯司馬。」師古曰：「巨，古夷字。」

〔六〕師古曰：「相，縣名。」

〔七〕師古曰：「蕭縣之西。」

〔八〕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並得其根本也。」

〔九〕師古曰：「下邑，縣名。」

〔一〇〕蘇林曰：「五大夫，弟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

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一〕六月，沛公如薛，〔二〕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三〕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四〕七月，大霖雨。〔五〕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六〕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

〔一〕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

〔二〕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

〔三〕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

〔四〕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

〔五〕師古曰：「兩三日以上爲霖。」

〔六〕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

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

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卽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爲妄矣。」

章邯復振，〔二〕守濮陽，環水。〔三〕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

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三〕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

〔一〕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

〔二〕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

〔三〕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二〕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

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三〕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

弟豹自立爲魏王。後九月，〔三〕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四〕封武安

侯，將碭郡兵。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五〕

〔一〕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囁，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纒繫於項。纒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纒音獲。繫音頡。」

〔二〕鄭氏曰：「音昫怡。」師古曰：「昫音許于反。」

〔三〕文穎曰：「卽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卽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

〔四〕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

〔五〕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尙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一〕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二〕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三〕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四〕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五〕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六〕前陳王、項梁皆敗，〔七〕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八〕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



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九〕至〔陽城〕與杠里，〔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一〕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

〔二〕師古曰：「不以入關爲利，言畏秦也。」

〔三〕晉灼曰：「憤，激也。」

〔四〕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

〔五〕如淳曰：「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噍類。」

〔六〕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七〕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爲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

也，安有後陳王乎？」

〔八〕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九〕孟康曰：「道由碭。」

〔一〇〕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二〕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三〕遇剛武侯，〔三〕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

安〔四〕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五〕

〔一〕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

〔二〕章昭曰：「栗，沛郡縣名也。」

〔三〕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

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四〕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五〕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二〕酈食其為

里監門，〔三〕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

洗。〔三〕酈生不拜，長揖曰：「〔四〕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五〕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二月，攻

開封，未拔。〔六〕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七〕又戰曲遇東，〔八〕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九〕

二世使使斬之以徇。〔一〇〕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一一〕

〔二〕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

〔三〕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

〔三〕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

〔四〕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

〔五〕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

〔六〕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

〔七〕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

〔八〕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鹵。遇音顛。」師古曰：「鹵音丘羽反。」

〔九〕師古曰：「西走也。」

〔一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徧示衆士以爲戒。」

〔一一〕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

時趙別將司馬卬〔二〕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三〕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三〕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犇東，〔四〕〔六〕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五〕沛公引兵過宛西。〔六〕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七〕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八〕南陽守欲自剄，〔九〕其舍人陳恢曰：「〔一〇〕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一一〕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

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sup>〔三〕</sup>封其守，因使止守，<sup>〔三〕</sup>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sup>〔二〕</sup>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sup>〔三〕</sup>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sup>〔二〕</sup>與偕攻析、酈，<sup>〔七〕</sup>皆降。所過毋得鹵掠，<sup>〔二〕</sup>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sup>〔二〕</sup>

〔一〕師古曰：「印音五剛反。」

〔二〕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

〔三〕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輓音環。」

〔四〕師古曰：「犍，縣名也。齧音蟻。犍音昌由反。」

〔五〕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

〔六〕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七〕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

〔八〕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

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

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九〕鄭氏曰：「劉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爲劉。」

〔一〇〕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爲宦者令舍人。韓信爲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恢音口回反。」

〔一一〕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一二〕師古曰：「共爲要約，許其降也。」

〔一三〕師古曰：「封其郡守爲侯，即令守其郡。」

〔一四〕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一五〕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鰓初從即爲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改襄爲穰者，蓋亦穿鑿也。」

〔一六〕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爲番令，故號曰番君。錡音呼玄反。」

〔一七〕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

〔一八〕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

〔一九〕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

八月，沛公攻武關，〔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三〕沛公

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一〕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二〕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略以利。」〔三〕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四〕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一〕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二〕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三〕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四〕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

〔五〕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

〔六〕鄭氏曰：「蕢音匱。」蘇林曰：「蕢音崩。」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

元年冬十月，〔一〕五星聚于東井。〔二〕沛公至霸上。〔三〕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四〕封皇帝璽符節，〔五〕降柙道旁。〔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七〕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八〕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sup>〔九〕</sup>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sup>〔一〇〕</sup>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sup>〔一一〕</sup>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sup>〔一二〕</sup>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sup>〔一三〕</sup>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sup>〔一四〕</sup>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一〕如淳曰：「張（倉）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

〔二〕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

〔三〕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卽今所謂霸頭。」

〔四〕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鞅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鞅音弗。」

〔五〕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爲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六〕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

〔七〕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八〕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

〔九〕師古曰：「苛，細也，音何。」

〔一〇〕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一一〕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

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

〔一二〕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

〔一三〕師古曰：「要亦約。」

〔一四〕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

「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

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

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



十萬，號二十萬，〔四〕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五〕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六〕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七〕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八〕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卽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九〕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

〔二〕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卽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尙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卽新安。」

〔三〕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

〔四〕師古曰：「饗謂飲食也。且日，明且也。」

〔五〕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六〕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七〕文穎曰：「特，獨也。無爲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八〕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諱小，非言其盛。」

〔九〕師古曰：「籍謂爲簿籍。」

〔十〕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攻秦，〔二〕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三〕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四〕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五〕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六〕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七〕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八〕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九〕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一〇〕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一一〕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一二〕脫身去，間至軍，〔一三〕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一四〕

〔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

〔二〕師古曰：「勦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

〔三〕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四〕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乖離不合。」

〔五〕師古曰：「動目以諭之。」

〔六〕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七〕師古曰：「凡言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八〕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

〔九〕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

〔一〇〕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

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一一〕師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類此。」

〔一二〕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一三〕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一四〕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一〕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二〕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三〕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一〕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

〔二〕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

〔三〕如淳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

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sup>〔一〕</sup>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sup>〔二〕</sup>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sup>〔三〕</sup>司馬欣為塞王，<sup>〔四〕</sup>都櫟陽；<sup>〔五〕</sup>董翳為翟王，<sup>〔六〕</sup>都高奴。<sup>〔七〕</sup>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sup>〔八〕</sup>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sup>〔九〕</sup>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sup>〔一〇〕</sup>都江陵。<sup>〔一一〕</sup>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sup>〔一二〕</sup>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sup>〔一三〕</sup>都薊。<sup>〔一四〕</sup>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sup>〔一五〕</sup>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sup>〔一六〕</sup>

〔一〕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

〔二〕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

〔三〕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

〔四〕章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隄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

〔五〕蘇林曰：「櫟音樂。」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

〔六〕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王，更名爲翟。」

〔七〕師古曰：「今在鄆州界。」

〔八〕師古曰：「卽今之朝歌縣也。」

〔九〕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舉陶之後。」

〔一〇〕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爲臨江國。」師古曰：「共音冀。」

〔一一〕師古曰：「卽今之荊州江陵縣。」

〔一二〕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

〔一三〕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茶。」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

〔一四〕師古曰：「薊卽幽州薊縣。」

〔一五〕師古曰：「在今青州。」

〔一六〕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一〕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二〕從杜南入蝕中。〔三〕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四〕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五〕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六〕

〔一〕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

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磨字，義見寶田灌韓傳。

〔二〕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

〔三〕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

〔四〕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

〔五〕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

〔六〕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一〕多道亡還者。〔二〕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三〕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四〕是遷也。〔五〕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六〕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七〕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八〕三秦易并之計。〔九〕漢王大說，〔一〇〕遂聽信策，部署諸將。〔一一〕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一〕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

〔二〕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

〔三〕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

〔四〕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五〕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六〕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

〔七〕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

〔八〕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九〕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一〇〕師古曰：「說讀曰悅。」

〔一一〕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一〕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二〕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

〔一〕孟康曰：「縣名，屬武都。」

〔二〕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卽今雍州好時縣。」

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鉅野，〔一〕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二〕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

〔一〕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爲縣，今屬鄆州。」

〔三〕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

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二〕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三〕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二〕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三〕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

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二〕因王陵兵，〔三〕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三〕不得前。

〔二〕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翁。」

〔三〕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

〔三〕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卽今亳州陽夏縣。」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二〕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己，從田榮藉助兵，〔三〕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爲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



〔一〕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緜。」師古曰：「說者或以爲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爲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緜二字並音丑林反。」

〔二〕師古曰：「藉，借也。」

漢王如陝，〔一〕鎮撫關外父老。〔二〕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三〕繕治河上塞。〔四〕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五〕

〔一〕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

〔二〕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

〔三〕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四〕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

〔五〕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囿音宥。」

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

事相教，復勿繇戍。<sup>〔三〕</sup>以十月賜酒肉。

<sup>〔一〕</sup>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

<sup>〔二〕</sup>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

<sup>〔三〕</sup>師古曰：「繇讀曰徭。」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sup>〔一〕</sup>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sup>〔二〕</sup>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sup>〔三〕</sup>至洛陽，新城二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sup>〔四〕</sup>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sup>〔五〕</sup>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sup>〔六〕</sup>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sup>〔七〕</sup>二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sup>〔八〕</sup>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sup>〔九〕</sup>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sup>〔一〇〕</sup>哀臨三日。<sup>〔一一〕</sup>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sup>〔一二〕</sup>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sup>〔一三〕</sup>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sup>〔一四〕</sup>擊楚之殺義帝者。」

<sup>〔一〕</sup>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卽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

<sup>〔二〕</sup>師古曰：「說讀曰悅。」

<sup>〔三〕</sup>蘇林曰：「在河陰。」

<sup>〔四〕</sup>蘇林曰：「名者，伐有罪。」

〔五〕應劭曰：「爲音無爲之爲。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爲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師古曰：「應說是也。」

〔六〕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弑君者，其例皆同。」

〔七〕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爲義帝發喪，此爲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八〕師古曰：「爲並音于僞反。」

〔九〕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

〔一〇〕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一一〕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

〔一二〕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

〔一三〕章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

〔一四〕服虔曰：「漢名王爲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

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一〕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二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二〕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

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sup>〔三〕</sup>睢水上，<sup>〔四〕</sup>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sup>〔五〕</sup>圍漢王三屯。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sup>〔六〕</sup>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sup>〔七〕</sup>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sup>〔八〕</sup>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

〔二〕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章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

〔三〕服虔曰：「大會也。」

〔四〕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

〔五〕師古曰：「睢音雖。」

〔六〕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水。」

〔七〕師古曰：「晦，暗也。」

〔七〕鄭氏曰：「滕公，夏侯也嬰。」師古曰：「脫音他活反。」

〔八〕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爲異基，審則爲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爲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遇，而見拘執。」

呂后兄周呂侯〔一〕將兵居下邑，〔二〕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

〔一〕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

〔二〕師古曰：「縣名也。」

漢王西過梁地，至虞，〔一〕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一〕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一〕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二〕築甬道，屬河，〔三〕以取敖倉粟。〔四〕魏王豹謁歸視親疾。〔五〕至則絕河津，反爲楚。〔六〕

〔一〕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

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二〕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

〔三〕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四〕孟康曰：「敖，地名，在祭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五〕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

〔六〕師古曰：「斷其津濟以距漢軍。為音于偽反。」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地〕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二〕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三〕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三〕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一〕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

〔二〕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

〔三〕師古曰：「一斛直萬錢。」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二〕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三〕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

「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三〕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四〕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一〕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二〕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四〕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何反。」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一〕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一〕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爲縣。」師古曰：「陘音形。」

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二〕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

〔二〕章昭曰：「且音子閭反。」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三〕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三〕漢

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三〕曰：「豎儒〔四〕幾敗乃公事！」〔五〕令趨銷印。〔六〕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七〕

〔一〕服虔曰：「燒，弱也。」師古曰：「音女敎（而）〔反〕，其字從木。」

〔二〕師古曰：「樹，立也。」

〔三〕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

〔四〕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

〔五〕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

〔六〕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

〔七〕師古曰：「間音居覓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

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一〕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二〕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三〕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四〕因殺魏豹。



〔一〕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爲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

〔二〕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爲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

〔三〕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木之縱。」師古曰：「音千容反。」

〔四〕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一〕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三〕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四〕與黥布行收兵。

〔一〕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

〔二〕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同。」

〔三〕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

〔四〕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

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一〕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二〕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

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三〕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五〕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六〕北渡河，宿小脩武。〔七〕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

〔一〕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

〔二〕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

〔三〕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

〔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

〔五〕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

〔六〕張晏曰：「成皋北門。」

〔七〕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一〕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二〕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三〕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四〕復擊破楚軍燕郭西，〔五〕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六〕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七〕羽引兵東擊彭越。

〔一〕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

〔三〕師古曰：「鄉讀曰嚮。」

〔三〕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師古曰：「音烏板反。」

〔四〕師古曰：「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

〔五〕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

〔六〕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撻嬌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撻音他歷反。嬌音乃了反。」

〔七〕師古曰：「從，就也。」

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

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二〕就敖倉食。

〔一〕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

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

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

〔三〕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

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一〕聞羽至，盡走險阻。〔二〕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三〕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四〕「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五〕羽當以救趙還報，〔六〕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七〕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八〕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九〕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一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一一〕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

〔一〕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

〔三〕師古曰：「走音奏。」

〔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

〔四〕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

〔五〕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褻尊之辭，猶言公子也。」

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

〔六〕李奇曰：「前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

〔七〕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也。掘音其勿反。」

〔八〕李奇曰：「章邯等爲王。」

〔九〕師古曰：「言輕賤也。」

〔十〕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

〔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疾癒，〔二〕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三〕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二〕師古曰：「癒與愈同。愈，差也。」

〔三〕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三〕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三〕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四〕漢王下令：〔五〕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六〕轉送其家。〔七〕四方歸心焉。〔八〕

〔一〕師古曰：「邊，共為邊界。」

〔二〕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三〕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四〕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

也，音莫客反。」

〔五〕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六〕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

〔七〕師古曰：「轉，傳送也。」

〔八〕師古曰：「以仁愛故。」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二〕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

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爲平國君。〔三〕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三〕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四〕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五〕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二〕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

〔三〕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

〔三〕章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太〕半，有一分爲少半。」

〔四〕師古曰：「罷讀曰疲。」

〔五〕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

### 校勘記

二頁三行 眉目準〔頰〕權衡，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頰」，王先謙說作「頰」是。

四頁四行 音弋豉〔也〕反。景祐、殿、局本都作「反」。王先謙說作「反」是。

一〇頁一行 〔令〕今置將不善，景祐、殿本都作「今」。王先謙說作「今」是。

一〇頁二行 願〔吏〕更擇可者。景祐、殿本都作「更」。王先謙說作「更」是。

一〇頁二行 蕭、曹〔等〕皆文吏，景祐本無「等」字。楊樹達說無「等」字是。

一〇頁四行 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四〕幟皆赤，注〔四〕原在「鼓」字下，明顏讀「釁鼓」句絕。吳

仁傑據封禪書「祠蚩尤，釁鼓旗」之文，以為「旗」字當屬上句。王先謙、楊樹達都說吳讀是。

一〇頁五行 (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王念孫說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

一七頁二行 至(陽城)(城陽) 齊召南據史記及曹參傳改。王先謙說齊說是。

一九頁二行 (大)破之。景祐本無「大」字，史記亦無。王念孫說係後人所加。

二〇頁三行 遲，未(明)也。景祐、殿本都無「明」字。王先謙說無「明」字是。

二三頁七行 張(倉)(蒼)傳云 殿本作「蒼」。王先謙說作「蒼」是。

二六頁三行 籍何以(生)(至)此？錢大昭說明南監、閩本都作「至」。王念孫據史記項羽紀、高祖紀

及通鑑漢紀，以為「生」當為「至」字之誤。

三〇頁三行 給軍(糧)食。景祐、殿本及通鑑都有「糧」字。

三六頁九行 (二)(三)月，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三」。王先謙說作「三」是。

三八頁九行 雍(州)(地) 王先謙說「州」字誤，當為「地」。按通鑑亦作「地」。

四〇頁三行 音女教(而)(反)，景祐、殿本都作「反」。王先謙說作「反」是。

四七頁七行 為(大)(太)半，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太」。



# 漢書卷一下

##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sup>〔一〕</sup>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sup>〔二〕</sup>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sup>〔三〕</sup>其不至固宜。<sup>〔四〕</sup>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sup>〔五〕</sup>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sup>〔六〕</sup>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sup>〔七〕</sup>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sup>〔八〕</sup>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sup>〔九〕</sup>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一〕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

〔二〕晉灼曰：「卽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

〔三〕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四〕師古曰：「理宜然也。」

〔五〕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六〕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

〔七〕師古曰：「睢音雖。」

〔八〕師古曰：「傅讀曰附。」

〔九〕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

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二〕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三〕隨劉賈皆會。

〔二〕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

〔三〕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

十二月，圍羽垓下。〔一〕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三〕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四〕漢王為發〔葬〕〔喪〕，哭臨而去。〔五〕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六〕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

〔一〕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浚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浚音衡交反。」

〔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三〕晉灼曰：「九江縣。」

〔四〕師古曰：「卽濟北穀城。」

〔五〕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六〕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

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一〕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二〕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三〕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四〕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五〕

〔一〕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

〔二〕師古曰：「更，改也。」

〔三〕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衆也。下音胡稼反。」

〔四〕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

〔五〕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異處也。」

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sup>〔一〕</sup>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sup>〔二〕</sup>大王陛下，<sup>〔三〕</sup>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sup>〔四〕</sup>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sup>〔五〕</sup>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sup>〔六〕</sup>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sup>〔七〕</sup>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sup>〔八〕</sup>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二百人，<sup>〔九〕</sup>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sup>〔一〇〕</sup>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sup>〔一一〕</sup>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一〕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

〔二〕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死罪而言，漢遂遵之。」

〔三〕應劭曰：「陛下，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

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四〕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爲比類相儗，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

〔五〕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世也。」

〔六〕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

〔七〕師古曰：「辟讀曰僻。」

〔八〕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

〔九〕師古曰：「縮，盧縮也。」

〔一〇〕孟康曰：「稷嗣，邑名。」

〔一一〕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劍反。」

詔曰：「〔一〕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二〕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三〕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四〕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五〕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六〕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

〔一〕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

〔二〕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三〕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四〕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五〕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

〔六〕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

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一〕其歸者半之。〔二〕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三〕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四〕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五〕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六〕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七〕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九〕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一〇〕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一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一二〕久立吏前，曾不為決，〔一三〕甚亡謂也。〔一四〕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一五〕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一六〕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一七〕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一八〕而有功者顧不得，〔一九〕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二〇〕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意。〔三〕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三三〕

〔一〕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二〕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

〔三〕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四〕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

〔五〕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

〔六〕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爲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

〔七〕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八〕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九〕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扶目反。」

〔一〇〕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一一〕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一二〕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一三〕師古曰：「有辨（說）〔訟〕及陳請者，不早爲決斷。」

〔一四〕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一五〕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

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六〕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七〕蘇林曰：「行晉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八〕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九〕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十〕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十一〕師古曰：「稱，副也。」

〔十二〕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規，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一〕通侯諸將，〔二〕毋敢隱朕，〔三〕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四〕陛下嫚而侮人，〔五〕項羽仁而敬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六〕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七〕此

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八〕

〔一〕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三〕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

〔三〕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四〕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

〔五〕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

〔六〕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七〕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

〔八〕師古曰：「說讀曰悅。」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一〕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三〕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一〕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卽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

〔三〕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

「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二〕拜婁敬為奉春君，〔三〕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二〕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

〔三〕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二〕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二〕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二〕而利幾恐，反。〔三〕

〔二〕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

〔三〕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sup>〔一〕</sup>

〔一〕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sup>〔二〕</sup>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sup>〔三〕</sup>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sup>〔四〕</sup>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sup>〔五〕</sup>秦，形勝之國也，<sup>〔六〕</sup>帶河阻山，縣隔千里，<sup>〔七〕</sup>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sup>〔八〕</sup>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sup>〔九〕</sup>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sup>〔十〕</sup>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sup>〔十一〕</sup>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sup>〔十二〕</sup>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一〕章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

〔二〕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三〕章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罪，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四〕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五〕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

〔六〕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懸字耳，後人轉用爲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

〔七〕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

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

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

〔八〕如淳曰：「瓠，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瓠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響。」蘇林曰：「瓠讀曰鈴。」師古曰：

「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

〔九〕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

〔一〇〕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一一〕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

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

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一，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

灼曰：「案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

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一〕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

侯。〔二〕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

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三〕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四〕王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

〔一〕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

〔二〕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

〔三〕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

（楊）〔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

〔四〕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郟音談。」

上已封大功臣〔三〕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二〕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三〕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三〕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四〕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一〕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二〕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三〕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

〔四〕師古曰：「趣讀曰促。」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二〕迎門卻行。〔三〕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三〕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四〕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五〕

〔一〕李奇曰：「爲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

〔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

〔三〕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

〔四〕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

〔五〕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一〕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三〕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三〕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四〕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五〕使樊噲留代地。

〔一〕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

〔三〕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

〔三〕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

〔四〕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

〔五〕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紀傳所說也。」

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爲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三〕

〔一〕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髡鬢，故曰髡。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髡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髡〕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髡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

〔三〕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二〕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三〕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三〕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四〕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五〕

〔二〕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

〔三〕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

〔三〕師古曰：「就，成也。」

〔四〕師古曰：「說讀曰悅。」

〔五〕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一〕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二〕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轅。」

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二〕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三〕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三〕

〔二〕服虔曰：「櫬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櫬。」

〔三〕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櫬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櫬，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爲櫬，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爲貫也。」

〔三〕金布者，令篇（者）（名），若今言倉庫令也。」

〔三〕師古曰：「至京師。」  
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二〕皆復終身勿事。〔三〕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三〕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操兵，乘騎馬。〔四〕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二〕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者）」。

〔三〕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三〕文穎曰：「即竹皮冠也。」

〔四〕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毼毼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紵音佇。罽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二〕為太上皇壽，〔三〕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三〕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五〕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二〕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

〔三〕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

〔三〕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

師古曰：「晉說是也。獪音工外反。」

〔四〕服虔曰：「力，勤力也。」

〔五〕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二〕十二月，行如雒陽。

〔一〕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二〕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二族。〔三〕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三〕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二〕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

〔三〕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三〕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二〕上說，〔三〕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二〕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說讀曰悅。」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二〕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三〕赦櫟陽囚死罪以下。〔三〕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一〕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爲煩穢，不足采也。」

〔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三〕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一〕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二〕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三〕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四〕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五〕上媢罵曰：「〔六〕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七〕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八〕得其孫

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九〕乃多以金購豨將，〔一〇〕豨將多降。

〔一〕鄧展曰：「東海人名豬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

〔二〕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三〕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

〔四〕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五〕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

〔六〕師古曰：「慢者，溲汙也。」

〔七〕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

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

〔八〕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

〔九〕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一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音構〕。」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二〕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三〕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三〕至馬

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四〕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

〔一〕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

〔二〕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三〕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四〕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

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一〕

〔一〕師古曰：「代之縣也。」

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二〕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三〕大赦天下。

〔一〕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

〔二〕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一〕今獻未有程，〔二〕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三〕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四〕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五〕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六〕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七〕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八〕相國鄼侯下諸侯王，〔九〕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一〇〕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一一〕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一二〕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一三〕」

〔一〕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

〔二〕師古曰：「程，法式也。」

〔三〕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

〔四〕師古曰：「率，計也。」

〔五〕師古曰：「伯讀曰霸。」

〔六〕師古曰：「特，獨也。」

〔七〕師古曰：「奚，何也。」

〔八〕臣瓚曰：「周昌已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

〔九〕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

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爲襄州陰

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爲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爲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

〔一〇〕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一一〕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一二〕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一三〕師古曰：「癘，疲病也，音隆。」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一〕詔曰：「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一〕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二〕

〔二〕應劭曰：「太上皇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卽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一〕使與百粵雜處。〔二〕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三〕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五〕它稽首稱臣。

〔一〕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爲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

〔二〕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

〔三〕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爲之長（治）（帥）而治理之也。」

〔四〕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

〔五〕師古曰：「卽，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

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一〕

〔一〕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二萬人〔一〕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二〕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章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一〕布走，令別將追之。

〔一〕孟康曰：「音儉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番。」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番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二〕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三〕上擊筑，〔四〕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五〕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六〕泣數行下。〔七〕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

鄉。〔八〕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十〕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

樂。〔十二〕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十三〕上留止，張飲三日。〔十四〕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

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十五〕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

復豐，比沛。

〔一〕應劭曰：「助行酒。」

〔二〕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

〔三〕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四〕師古曰：「和音胡臥反。」

〔五〕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

〔六〕師古曰：「泣，目中淚也。」

〔七〕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

〔八〕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九〕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一〇〕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反。」

〔一一〕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

〔一二〕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

〔一三〕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

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一〕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二〕

〔一〕蘇林曰：「洮音兆。」

〔二〕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一〕

〔一〕章昭曰：「代郡縣也。」

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二〕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  
長沙王臣等言：〔三〕「沛侯濞重厚，〔三〕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四〕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二〕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

〔三〕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三〕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

〔四〕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

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

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一〕魏安釐王、〔二〕齊愍王、〔三〕趙悼襄王、〔四〕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五〕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六〕

〔一〕師古曰：「陳勝也。」

〔三〕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僖諡及福禧字，例多爲釐。」

〔三〕師古曰：「宣王之子，爲淖齒所殺。」

〔四〕師古曰：「孝成王之子。」

〔五〕師古曰：「亡忌卽信陵君也。」

〔六〕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二〕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三〕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三〕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

〔一〕師古曰：「之，往也。」

〔二〕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基。」

〔三〕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二〕

〔一〕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遙奪

佗一郡，織未得王之。」

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三〕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四〕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五〕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六〕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七〕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一〕師古曰：「輯與集同。」

〔二〕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

〔三〕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

〔四〕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五〕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六〕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

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

〔不醫曰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二〕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三〕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三〕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

〔二〕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

〔三〕章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三〕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四〕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二〕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

〔二〕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爲己身之幸也。」

〔三〕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二〕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三〕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

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二〕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三〕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一〕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

〔二〕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

〔四〕師古曰：「鄉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

〔五〕文穎曰：「躡猶翹也。」如淳曰：「躡音如今作樂躡行之躡。」晉灼曰：「許慎云『躡，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

「晉說是也。」

五月丙寅，葬長陵。〔一〕已下，〔二〕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三〕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四〕

〔一〕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二〕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三〕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

〔四〕師古曰：「尊號，謚也。」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



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sup>〔一〕</sup>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sup>〔二〕</sup>丹書鐵契，金匱石室，<sup>〔三〕</sup>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sup>〔四〕</sup>

〔一〕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二〕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

〔三〕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

〔四〕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sup>〔一〕</sup>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sup>〔二〕</sup>范氏其後也。<sup>〔三〕</sup>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sup>〔四〕</sup>在夏爲御龍氏，<sup>〔五〕</sup>在商爲豕韋氏，<sup>〔六〕</sup>在周爲唐杜氏，<sup>〔七〕</sup>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sup>〔八〕</sup>魯文公世奔秦。<sup>〔九〕</sup>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sup>〔一〇〕</sup>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sup>〔一一〕</sup>秦滅魏，遷大梁，<sup>〔一二〕</sup>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sup>〔一三〕</sup>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sup>〔一四〕</sup>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sup>〔一五〕</sup>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sup>〔一六〕</sup>由是推之，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七〕

〔一〕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章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

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

〔二〕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

〔三〕師古曰：「晉司空士鷲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四〕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匄也。」

〔五〕師古曰：「即劉累也。」

〔六〕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七〕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八〕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

〔九〕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一〇〕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一一〕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彊盛，交相

累之姓也。」

累之姓也。」

累之姓也。」

累之姓也。」

攻伐，故總謂之戰國。」

〔三〕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四〕晉灼曰：「涉猶入也。」

〔五〕師古曰：「鮮，少也，晉先淺反。」

〔六〕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

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七〕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八〕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爲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 校勘記

五〇頁四行 漢王爲發〔葬〕〔喪〕，景祐、汲古、殿本都作「喪」。王先謙說作「喪」是。

五二頁五行 有辨〔說〕〔訟〕及陳請者，景祐、殿本都作「訟」。王先謙說作「訟」是。

六二頁七行 丹〔楊〕〔陽〕，景祐、殿本都作「陽」。

六二頁一〇行 上已封大功臣〔三〕〔二〕十餘人，周壽昌說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二十八人，「三」是「二」之誤。王先謙說通鑑亦作「二十餘人」，此積畫傳寫之誤。

六三頁二行 〔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朱子文說「與」字衍。王先謙說朱說是。

齒頁三行

（而）〔𦇧〕謂頰旁毛也。景祐、殿本都作「𦇧」。按下句云「多，毛髮貌也」，是釋「𦇧」字所從，則作「𦇧」是。

齒頁九行

置宗正〔宮〕〔官〕。景祐、殿、局本都作「官」。錢大昭說「宮」當作「官」。

齒頁九行

金布者，令篇〔者〕〔名〕。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名」。

齒頁四行

能堅守〔也〕〔者〕。殿本作「者」。王先謙說作「者」是。

充頁三行

購，設賞募也，〔音構〕。景祐、殿本都多「音構」二字。

七頁五行

太上皇思〔上〕欲歸豐，殿、局本「上」作「土」。景祐本無此字。

七頁七行

謂為之長〔治〕〔帥〕而治理之也。景祐、殿、局本都作「帥」。王先謙說作「帥」是。

七頁三行

上〔見公〕〔召見〕，景祐、殿本都作「召見」。

齒頁二〇行

吾魂魄猶思〔樂〕沛。景祐本無「樂」字。

七九頁一行

〔不醫曰可治〕。宋祁說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王念孫說景祐本無五字是。

# 漢書卷二

##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sup>〔一〕</sup>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sup>〔二〕</sup>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二級，四歲一級。<sup>〔三〕</sup>外郎滿六歲一級。<sup>〔四〕</sup>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sup>〔五〕</sup>宦官尙食比郎中。<sup>〔六〕</sup>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sup>〔七〕</sup>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一級。<sup>〔八〕</sup>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sup>〔九〕</sup>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sup>〔一〇〕</sup>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sup>〔一一〕</sup>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sup>〔一二〕</sup>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sup>〔一三〕</sup>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sup>〔一四〕</sup>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sup>〔一五〕</sup>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

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二〕

〔一〕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二〕師古曰：「帝初即位爲恩惠也。」

〔三〕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四〕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五〕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

〔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尙，主也。舊有五尙。尙冠、尙帳、尙衣、尙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尙，主文書曰尙書，又有尙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尙，而內官婦人有諸尙也。」

〔七〕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陞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廐之馭者，後又令爲騎，因謂騶騎耳。」

〔八〕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九〕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

〔一〇〕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爲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

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

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二〕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三〕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三〕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嬖，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且者，且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

則錯也。媿音連。」

〔四〕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

〔五〕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六〕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一〕

〔二〕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二十級以免死罪。〔二〕賜民爵，戶一級。

〔一〕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一〕

〔一〕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

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爲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

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王，以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



非母因偃乃爲太后也。」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二〕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

〔一〕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夏旱。郃陽侯仲薨。〔二〕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三〕

〔一〕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

〔三〕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二〕

〔二〕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二〕

〔二〕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

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廡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二〕

〔二〕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一〕

〔一〕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

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二〕

〔二〕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一〕長樂宮鴻臺災。〔二〕宜陽雨

血。

〔一〕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一〕丙子，織室災。〔三〕

〔一〕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三〕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一〕

〔一〕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二〕

〔二〕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

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一〕

〔一〕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一〕

〔一〕師古曰：「樊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一〕太尉灌嬰將。

〔一〕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sup>〔一〕</sup>

<sup>〔一〕</sup>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sup>〔二〕</sup>九月辛丑，葬安陵。<sup>〔三〕</sup>

<sup>〔二〕</sup>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sup>〔四〕</sup>。」<sup>〔三〕</sup>

<sup>〔三〕</sup>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sup>〔一〕</sup>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sup>〔二〕</sup>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sup>〔三〕</sup>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sup>〔四〕</sup>悲夫！

<sup>〔一〕</sup>師古曰：「篤，厚也。」

<sup>〔二〕</sup>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sup>〔三〕</sup>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sup>〔四〕</sup>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

校勘記

八七頁六行 不入<sup>〔陸〕</sup>「狸」字也。殿、局本都作「狸」。王先謙說作「狸」是。

八七頁五行 梁孝王玄孫之<sup>〔子〕</sup>耳孫<sup>〔音〕</sup>。景祐本無「子」字，有「音」字，與平紀文合。諸侯王表

「王音以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故下文說「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

二頁四行 壽二十(四)〔三〕。

王先謙說瓚說誤。

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 漢書卷三

##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一〕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二〕惠帝即位，尊呂后爲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三〕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四〕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

〔一〕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二〕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三〕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四〕蘇林曰：「台音胞胎。」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妖言令，<sup>〔一〕</sup>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sup>〔二〕</sup>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sup>〔三〕</sup>  
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sup>〔四〕</sup>不疑爲恆山王，<sup>〔五〕</sup>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sup>〔六〕</sup>武爲壺關侯。  
秋，桃李華。

〔一〕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二〕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

〔三〕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四〕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

〔五〕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六〕師古曰：「軹音只。」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sup>〔一〕</sup>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sup>〔二〕</sup>萬民大安，莫不受  
休德。<sup>〔三〕</sup>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  
位，<sup>〔四〕</sup>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sup>〔五〕</sup>謹  
與絳侯臣勃、<sup>〔六〕</sup>曲周侯臣商、<sup>〔七〕</sup>潁陰侯臣嬰、<sup>〔八〕</sup>安國侯臣陵等議，<sup>〔九〕</sup>列侯幸得賜餐錢奉  
邑，<sup>〔一〇〕</sup>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sup>〔一一〕</sup>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sup>〔一二〕</sup>武



都道山崩。〔三〕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恆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四〕

〔一〕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二〕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三〕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

〔四〕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爲先後之次。」

〔五〕師古曰：「陳平。」

〔六〕師古曰：「周勃。」

〔七〕師古曰：「酈商。」

〔八〕師古曰：「灌嬰。」

〔九〕師古曰：「王陵。」

〔一〇〕應劭曰：「餐與飧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飧，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媵錢，卽租奉也。」

韋昭曰：「熟食曰飧，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閒賜，是爲飧錢。飧，小食也。」師古曰：

「餐、飧同一字耳，音（于）〔千〕安反。飧，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

〔二〕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三〕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

〔四〕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

〔五〕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卽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

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二〕秋，星晝見。

〔二〕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一〕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三〕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恆山王弘為皇帝。〔三〕

〔一〕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

〔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三〕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一〕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一〕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二〕六月，城長陵。〔三〕匈奴寇狄道，攻阿陽。〔三〕行五分錢。〔四〕

〔二〕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三〕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

〔三〕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四〕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二〕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三〕號諡不稱，其議尊

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三〕

〔二〕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三〕如淳曰：「皆追諡。」

〔三〕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二〕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

〔二〕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闔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闔人也。」

〔三〕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愚）（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闔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

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二〕自知背高皇帝約，〔三〕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

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三〕

〔二〕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三〕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三〕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二〕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以〕〔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三〕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四〕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五〕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六〕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

〔二〕師古曰：「給，誑也。」

〔三〕師古曰：「之，往也。」

〔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四〕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麀，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

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磨音几。

〔五〕張晏曰：「嬰音須。」師古曰：「呂后妹。」

〔六〕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一〕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二〕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三〕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尙符節，〔四〕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五〕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七〕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八〕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九〕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一〇〕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一一〕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一二〕

〔一〕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

〔二〕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

〔三〕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四〕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尙，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

〔五〕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

〔六〕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七〕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八〕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九〕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音裴。」

〔十〕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二〕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

〔三〕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一〕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二〕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三〕

〔一〕師古曰：「慰問之。」

〔二〕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三〕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二〕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三〕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三〕

〔二〕師古曰：「垂拱而治。」

〔三〕師古曰：「闈，宮中小門，音他曷反。」

〔三〕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校勘記

九七頁三行 音〔手〕〔千〕安反。 景祐、殿本都作「千」。王先謙說作「千」是。

九八頁二行 江水、〔漢水〕溢。 錢大昭說「江水」下脫「漢水」二字。按景祐、殿本都有，通鑑亦有。

一〇〇頁二行 其有加〔愚〕〔異〕者， 景祐、殿、局本都作「異」。王先謙說作「異」是。

一〇二頁七行 事〔以〕〔已〕布告諸侯王，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已」。

一〇三頁五行 〔殺〕〔斬〕呂祿， 景祐、殿本都作「斬」。



# 漢書卷四

##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一〕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二〕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三〕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

〔一〕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二〕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三〕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

其屬意非止此也，<sup>〔二〕</sup>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sup>〔三〕</sup>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sup>〔四〕</sup>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sup>〔五〕</sup>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sup>〔六〕</sup>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sup>〔七〕</sup>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sup>〔八〕</sup>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sup>〔九〕</sup>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sup>〔一〇〕</sup>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sup>〔一一〕</sup>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sup>〔一二〕</sup>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sup>〔一三〕</sup>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

〔二〕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三〕服虔曰：「喋音蹠履履之蹠。」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

耳。」

〔三〕師古曰：「卒，終也。」

〔四〕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五〕師古曰：「約，省也。」

〔六〕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

〔七〕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

〔九〕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

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

〔一〇〕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

〔一一〕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二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一二〕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昌至渭橋，〔一〕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

太尉勃進曰：「願請問。」〔三〕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

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三〕

〔一〕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

〔三〕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二〕御史大夫臣蒼、〔三〕宗正臣郢、〔三〕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四〕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五〕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六〕頃王后、〔七〕琅邪王、〔八〕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九〕不足以稱。〔一〇〕願請楚王計宜者，〔一一〕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一二〕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一三〕願大王幸聽臣等。」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一四〕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一五〕奉天子法駕迎代邸。〔一六〕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一七〕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一八〕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一九〕酺五日。」〔二〇〕

〔二〕服虔曰：「柴武。」

〔三〕文穎曰：「張蒼。」

〔三〕文穎曰：「劉郢。」

〔四〕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

〔五〕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六〕蘇林曰：「高帝兄伯妻，龔頡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爲鄼侯也。」

〔七〕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郃陽侯。子濞爲吳王，故追諡爲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

合陽侯喜以子濞爲王，追諡爲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

陰安侯，知其爲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爲傾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

〔八〕文穎曰：「劉澤也。」

〔九〕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一〇〕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一一〕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一二〕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卽君

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一三〕師古曰：「忽，怠忘也。」

〔一四〕師古曰：「各依職位。」

〔一五〕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六〕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七〕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八〕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

〔九〕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十〕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

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一〕

〔一〕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一〕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二〕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四〕謂天下何？〔五〕其安之。」〔六〕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七〕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八〕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九〕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一〇〕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一一〕有天下者莫長焉，〔一二〕用此道也。〔一三〕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一四〕今釋宜建〔一五〕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一六〕子啓最長，〔一七〕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一八〕封將軍薄昭爲軹侯。〔一九〕

〔一〕師古曰：「蚤，古以爲早晚字也。」

〔二〕應劭曰：「愿音餼。愿，滿也。」師古曰：「愿，快也。」

〔三〕晉灼曰：「壇，古禪字。」

〔四〕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

〔五〕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

〔六〕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七〕如淳曰：「閱猶更歷也。」

〔八〕文穎曰：「陪，輔也。」

〔九〕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

〔一〇〕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

〔一一〕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

〔一二〕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

〔一三〕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一四〕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

〔一五〕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

〔一六〕師古曰：「不當更議。」

〔一七〕文穎曰：「景帝名。」

〔一八〕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爲後者即得賜爵。」

〔一九〕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一〕而莫之省憂。〔二〕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三〕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四〕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五〕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六〕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七〕有司請令縣道，〔八〕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九〕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一〇〕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一千石遣都吏循行，〔一一〕不稱者督之。〔一二〕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一三〕

〔一〕服虔曰：「阡音反，阡之阡。」孟康曰：「阡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阡，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二〕師古曰：「省，視也。」

〔三〕師古曰：「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四〕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

〔五〕師古曰：「存，省視也。」

〔六〕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爲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

淖，溺也，音女教反。」

〔七〕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

〔八〕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

〔九〕師古曰：「絮，綿也。」

〔一〇〕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

〔一一〕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

〔一二〕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一三〕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 楚元王交薨。

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一〕

〔二〕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二〕詔曰：「方大臣

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三〕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以〕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

軍，〔三〕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四〕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

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五〕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一〕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

〔二〕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三〕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四〕師古曰：「張武等。」

〔五〕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鄒乎？鄒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庶）反。」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一〕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二〕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

〔一〕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三〕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一〕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二〕災孰大焉！〔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四〕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五〕及知見之所不及，均以啓告朕。〔六〕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七〕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八〕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九〕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一〇〕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一一〕餘皆以給傳置。〔一二〕

〔一〕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二〕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四〕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五〕師古曰：「令謂此詔書。」

〔六〕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七〕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

〔八〕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

〔九〕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

〔一〕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勅同。」

〔二〕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一〕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二〕民  
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三〕

〔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

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

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魏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

〔二〕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

〔三〕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彊〔一〕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  
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一〕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關，彊讀曰疆。關疆，

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疆、辟彊，天子之號也，

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sup>〔一〕</sup>誹謗之木，<sup>〔二〕</sup>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sup>〔三〕</sup>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sup>〔四〕</sup>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sup>〔五〕</sup>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sup>〔一〕</sup>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sup>〔二〕</sup>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

古曰：「應說是也。」

<sup>〔三〕</sup>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複設此條也。詆與妖同。」

<sup>〔四〕</sup>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

<sup>〔五〕</sup>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sup>〔一〕</sup>

<sup>〔一〕</sup>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sup>〔二〕</sup>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sup>〔三〕</sup>

〔一〕師古曰：「衣食（之）〔乏〕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

〔二〕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遂〕〔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穎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一〕

〔一〕師古曰：「殺之於其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二〕上幸甘泉，〔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卽白羊所居。」

〔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

上自甘泉之高奴，〔一〕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二〕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三〕留游太原十餘日。

〔一〕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

〔二〕師古曰：「里別率賜之。」

〔三〕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一〕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二〕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三〕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四〕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一〕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

〔二〕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

〔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四〕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

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一〕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一〕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

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

作顧成廟。<sup>〔一〕</sup>

〔一〕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尙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除盜鑄錢令。<sup>〔一〕</sup>更造四銖錢。<sup>〔二〕</sup>

〔一〕應劭曰：「聽民放鑄也。」

〔二〕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sup>〔一〕</sup>

〔一〕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二〕

〔二〕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罍罍災。〔二〕

〔二〕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罍罍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罍罍獨災也。」師古曰：「罍罍，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罍然，一曰屏也。罍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有長星出于東方。〔二〕

〔二〕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死。〔二〕

〔二〕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

夏六月，梁王揖薨。

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

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三月，除關無用傳。〔一〕

〔一〕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

〔傳，檠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檠音啓。」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二〕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三〕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四〕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五〕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一〕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

〔二〕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

〔三〕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

〔四〕師古曰：「樹，謂藝殖也。」

〔五〕師古曰：「省，視也。」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一〕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二〕及問民所不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三〕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四〕

〔一〕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二〕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

〔三〕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

〔四〕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一〕

〔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祝，〔二〕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

〔二〕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廛身從事，〔二〕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三〕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一〕晉灼曰：「廛，古勤字。」

〔二〕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一〕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二〕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sup>〔三〕</sup>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sup>〔二〕</sup>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

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卽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

<sup>〔三〕</sup>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sup>〔三〕</sup>文穎曰：「要（却）（劫）也，哀痛祝誓之言。」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sup>〔二〕</sup>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sup>〔三〕</sup>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sup>〔三〕</sup>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sup>〔四〕</sup>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sup>〔五〕</sup>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sup>〔六〕</sup>是重吾不德也。<sup>〔七〕</sup>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sup>〔二〕</sup>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sup>〔三〕</sup>師古曰：「媿，古愧字。」

<sup>〔三〕</sup>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

<sup>〔四〕</sup>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

<sup>〔五〕</sup>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

〔六〕師古曰：「與讀曰豫。」

〔七〕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一〕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二〕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二〕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一〕語在鼂錯

傳。〔二〕

〔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二〕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一〕

〔一〕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

秋九月，得玉杯，<sup>〔一〕</sup>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sup>〔二〕</sup>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後元年<sup>〔一〕</sup>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sup>〔二〕</sup>夷三族。

<sup>〔一〕</sup>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

<sup>〔二〕</sup>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春二月，孝惠皇后張氏薨。<sup>〔一〕</sup>

<sup>〔一〕</sup>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sup>〔一〕</sup>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sup>〔二〕</sup>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sup>〔三〕</sup>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sup>〔四〕</sup>爲酒醪以靡穀者多，<sup>〔五〕</sup>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sup>〔六〕</sup>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sup>〔一〕</sup>師古曰：「比猶類也。」

<sup>〔二〕</sup>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



〔三〕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四〕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五〕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麤，散也。醪音來高反。麤音糜。」

〔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一〕

〔一〕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二〕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三〕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三〕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四〕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五〕以諭朕志於單于。〔六〕今單于反古之道，〔七〕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八〕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九〕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一〕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三〕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三〕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四〕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五〕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

〔六〕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七〕師古曰：「返，反，還也。」

〔八〕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九〕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二〕故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三〕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三〕宗正劉

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四〕以備胡。

〔一〕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二〕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

〔三〕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

〔四〕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夏四月，大旱，蝗。〔一〕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二〕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三〕以振民。民得賣爵。

〔一〕師古曰：「蝗卽蝻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蝗。蝗音胡光反。蝻音鍾。」

〔二〕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三〕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一〕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

死。<sup>〔三〕</sup>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sup>〔三〕</sup>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sup>〔四〕</sup>以罹寒暑之數，<sup>〔五〕</sup>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sup>〔六〕</sup>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sup>〔七〕</sup>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sup>〔八〕</sup>靡有兵革。<sup>〔九〕</sup>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sup>〔一〇〕</sup>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sup>〔一一〕</sup>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sup>〔一二〕</sup>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sup>〔一三〕</sup>（姪）<sup>〔經〕</sup>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sup>〔一四〕</sup>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sup>〔一五〕</sup>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緇七日，釋服。<sup>〔一六〕</sup>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sup>〔一七〕</sup>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sup>〔一八〕</sup>歸夫人以下至少使。<sup>〔一九〕</sup>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sup>〔二〇〕</sup>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sup>〔二一〕</sup>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sup>〔二二〕</sup>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sup>〔二三〕</sup>

〔一〕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二〕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三〕師古曰：「奚，何也。」

〔四〕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五〕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六〕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七〕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八〕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

〔九〕師古曰：「靡，無也。」

〔一〇〕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一一〕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

〔一二〕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

〔一三〕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一四〕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一五〕師古曰：「爲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

〔一六〕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

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七〕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八〕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九〕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十〕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十一〕如淳曰：「主穿壙竇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竇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

目反。」

〔十二〕師古曰：「即張武也。」

〔十三〕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一〕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二〕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為！〔三〕身衣弋綈，〔四〕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

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

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六〕嗚呼，仁哉！

〔二〕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

〔三〕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

〔三〕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四〕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

〔五〕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六〕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

衣反。」

### 校勘記

一〇八頁一〇行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莫」宜寡人，王念孫說「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

楊樹達說王校是。

一四頁二五行

朕〔已〕「以」得保宗廟。

蘇輿說〔史記〕作「以」，依本書例，作「以」爲合。

一五頁九行

又音於〔度〕「庶」反。

景祐、殿本都作「庶」。王先謙說作「庶」是。

二七頁六行 古者天子耕藉田(十)(千)畝，景祐、殿本都作「千」，史記集解同。

二七頁三行 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王先謙說「遂」字涉上文而衍。按史記無「遂」字。

二九頁一行 衣食(之)(乏)絕，景祐、殿本都作「乏」。王先謙說作「乏」是。

二九頁四行 其為(遂)(朕)率列侯之國。景祐、殿本都作「朕」，史記同。

二六頁六行 要(却)(劫)也，景祐、殿、局本都作「劫」，通鑑注引同。

二六頁九行 右賢左戚，(四)先民後己，注(四)原在「後己」下，王先謙說當在「左戚」下。

二九頁九行 邊臣兵吏(入)(又)不能諭其內志，景祐、殿本都作「又」，史記同。王先謙說作「又」是。

三〇頁五行 (返)(反)，還也。景祐、殿本都作「反」。

三三頁七行 (姪)(經)帶無過三寸。景祐、殿、局本都作「經」，史記同。

三三頁九行 禁無得擅哭(臨)。李慈銘說史記無「臨」字，此誤衍。

三三頁六行 直謂(四)方之內耳。景祐、殿本都無「四」字。



# 漢書卷五

##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一〕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二〕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一〕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二〕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三〕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四〕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五〕減耆欲，不受獻，〔六〕罪人不帑，〔七〕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八〕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九〕德厚侔天

地，利澤施四海，<sup>〔一〕</sup>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sup>〔二〕</sup>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sup>〔三〕</sup>以明休德。<sup>〔三〕</sup>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sup>〔四〕</sup>「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sup>〔五〕</sup>請宜布天下。」制曰「可」。

〔一〕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三〕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三〕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四〕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五〕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六〕師古曰：「耆讀曰嗜。」

〔七〕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八〕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九〕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

〔十〕師古曰：「侔，等也，音牟。」

〔十一〕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十二〕師古曰：「昭，明也。」

〔十三〕師古曰：「休，美也。」

〔十四〕師古曰：「申屠嘉。」

〔十五〕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

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

也。」

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穀畜；〔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二〕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一〕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陁謂褊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狹。穀古繫字。」

〔二〕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

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sup>〔一〕</sup>

〔一〕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

五月，令田半租。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sup>〔二〕</sup>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sup>〔三〕</sup>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sup>〔三〕</sup>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sup>〔四〕</sup>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sup>〔五〕</sup>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sup>〔六〕</sup>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sup>〔七〕</sup>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sup>〔八〕</sup>

〔一〕師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卽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

〔二〕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筍反。」

〔三〕師古曰：「丞相申屠嘉。」

〔四〕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

〔五〕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

〔六〕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

〔七〕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八〕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賦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一〕

〔二〕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

春二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闕爲臨江王，〔二〕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

〔一〕師古曰：「闕音一曷反。」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二〕

〔二〕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

六月，丞相嘉薨。

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一〕

〔一〕師古曰：「係音胡計反。」

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一〕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二〕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三〕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一〕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二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

〔二〕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

〔三〕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

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一〕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

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二〕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三〕

〔一〕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

〔二〕師古曰：「周亞夫。」

〔三〕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乃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

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一〕今漢等已滅，吏民當坐漢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蘇等與漢等爲逆，〔二〕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三〕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三〕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一〕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二〕師古曰：「蘇音藝。」

〔三〕孟康曰：「禮，元王子也。」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一〕

〔一〕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一〕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二〕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

二月，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二〕

〔二〕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爲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一〕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二〕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三〕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二百人畢事。〔四〕

〔一〕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

〔二〕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三〕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賵。」師古曰：「襚音遂，賵音芳鳳反。」

〔四〕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

匈奴入燕。  
改磔曰棄市，〔一〕勿復磔。

〔一〕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

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二〕

〔二〕師古曰：「更謂改其號。」

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二〕皆爲列侯。

〔二〕文穎曰：「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二〕

〔二〕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

春正月，皇太后崩。〔二〕

〔二〕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

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

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解爲謬。

夏旱，禁酤酒。〔一〕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

〔一〕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

立皇子乘爲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二〕

〔二〕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

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二〕

〔二〕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

夏，蝗。

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二〕

〔二〕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腐音輔。」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更名諸侯丞相為相。〔一〕

〔一〕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二〕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三〕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三〕

〔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三〕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

〔三〕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

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一〕

〔一〕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尙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

春三月，雨雪。<sup>〔一〕</sup>

<sup>〔一〕</sup>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

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sup>〔二〕</sup>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sup>〔三〕</sup>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sup>〔四〕</sup>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sup>〔四〕</sup>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尙輕，故爲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乃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sup>〔五〕</sup>

<sup>〔一〕</sup>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

<sup>〔二〕</sup>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

<sup>〔三〕</sup>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輓以簞爲之，或用革。」如淳曰：「輓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欒盈』，卽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輓音甫元反。輓音方遠反。」

<sup>〔四〕</sup>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

<sup>〔五〕</sup>師古曰：「箠音止藥反。」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一〕吏卒戰死者二千人。

〔一〕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二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二〕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三〕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一〕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二〕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一〕

〔一〕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sup>〔一〕</sup>

<sup>〔一〕</sup>師古曰：「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sup>〔二〕</sup>

<sup>〔二〕</sup>師古曰：「食讀曰飶。沒入者，沒入其馬。」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sup>〔一〕</sup>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sup>〔二〕</sup>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sup>〔三〕</sup>彊毋攘弱，衆毋暴寡，<sup>〔四〕</sup>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sup>〔五〕</sup>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sup>〔六〕</sup>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sup>〔七〕</sup>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sup>〔八〕</sup>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sup>〔九〕</sup>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sup>〔一〕</sup>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sup>〔二〕</sup>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sup>〔三〕</sup>師古曰：「瓚說是也。綵，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綵音子內反。條音它牢反。」

<sup>〔三〕</sup>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

<sup>〔四〕</sup>師古曰：「畜讀曰蓄。」

<sup>〔五〕</sup>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

〔五〕師古曰：「遂，成也。」

〔六〕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七〕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蚱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八〕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

盜者，共盜為盜耳。」

〔九〕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反。」

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一〕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三〕

〔一〕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

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宦，故減訾四算得宦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

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一〕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物。〔三〕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三〕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二〕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

〔三〕師古曰：「樹，殖也。」

〔三〕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

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二〕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三〕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

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三〕二月癸酉，葬陽陵。〔四〕

〔二〕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三〕師古曰：「八匹也。」

〔三〕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四〕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三〕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三〕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二〕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三〕師古曰：「不可勝。」

〔三〕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

校勘記

一四頁三行

其(蕘)葬，王念孫說「蕘」字涉上文四「蕘」字而衍。蕘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故

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

K204.1  
41  
c 10

17.12

3